



卷四十二

書名 文選六十卷 嘉靖元年金臺汪諒校刊本
 撰者 梁 昭明太子蕭統 輯, 唐 李善 注
 卷 卷四十二
 內容分類 集-總集-文選-文選
 索書號 集部 總集-1
 編號 D7810400

彩色首頁1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 編號: D7810400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所藏漢籍善本文影像資料庫 索書號: 集部 總集-1
 漢籍善本文影像資料庫本文選六十卷 嘉靖元年金臺汪諒校刊本
 版權所有: 東京大學 東洋文化研究所
 使用上的注意事項

文選卷第一

梁昭明太子選

詹林郎學太子右內率府錄事參軍事宗賢館直學士唐李善注

李政大夫同知池州路總管府事張伯顏助率重刊

賦甲者舊題甲乙所以紀卷先後今卷既改故甲乙並除存其首題以明舊式

兩都上

孟堅兩都賦二首 自光武至和帝都洛陽西京父老有怨班固恐帝去

洛陽故上此詞以諫和帝大悅也

賦序

孟堅 范曄後漢書曰班固字孟堅北地人也年九歲能屬文長遂博貫載籍顯宗時除蘭臺令

請求記号

集部-總集-1

書名

文選六十卷 嘉靖元年校刊本

23 / 32 ~ 32 / 32

東方文化學院東京研究所
2717
No.



0 1 2 3 4 5 6 7 8 9 20 1 2 3 4 5 6 7 8 9 3





文選卷第四十二

梁昭明太子選

唐林郎太子右內率府錄事參軍事崇賢館直學南李善注
去政大夫同知池州路總管府事張伯顏助率重刊

書中

阮元瑜為曹公作書與孫權一首

魏文帝與朝歌令吳質書一首

與吳質書一首 與鍾大理書一首

曹子建與楊德祖書一首

與吳季重書一首



吳季重答東阿王書一首

應休璉與滿公琰書一首

與侍郎曹長思書一首

與廣川長史文瑜書一首

與從弟君苗君由月書一首

為曹公作書與孫權首

吳書曰孫策初與魏武俱事漢

魏周瑜魯肅諫權曰將軍承父兄餘資兼六郡之眾兵精糧多何區區而受制於人也權遂據江東西連蜀漢與劉備和親故作書與權望得來同事漢也

阮元瑜魏志曰阮瑀字元瑜宏才卓逸不羣記室大祖為司空召為軍

謀祭酒又管記室書檄多瑀所作又

離絕以來于今三年無一日而忘前好亦猶姻媾之義

恩情已深

爾雅曰婿之父母曰姻婦之父母曰婚毛詩箋曰重婚曰婿吳志曰策并江東曹公力未能逞且欲撫之乃以弟女配策小弟匡又為子章取責

女皆漕辟策弟權甥又命揚州刺史嚴象舉為中

之限中間尚淺也孤懷此心君豈同哉每覽古今所由

改趣因緣侵辱或起瑕豐心忿意危用成大變恨意不

自若韓信傷心於失楚彭寵積望於無異漢書曰高祖

後以為淮陰侯信知漢畏其能稱疾不朝由此田怨陳

稀反高祖自將往信陰使人之稀所而與家臣謀夜誅

赦諸官徒如欲發兵襲呂后太子范擘後漢書曰光武

至劉彭寵上謁自負功德光武接之不能滿以此懷不平光武知之以問幽州牧朱浮浮對曰陛下昔倚為此道主人寵謂至當廷閣握手交歡並坐今既不然所以失望也

盧綰嫌畏於已隙英布憂迫於情漏此事之緣也

漢書曰上立盧縮為燕王初上加邯鄲擊陳稀燕王盧縮亦擊其東北稀使王黃求救於匈奴縮亦使其臣張勝於匈奴勝至胡燕王臧荼子衍亡在胡見勝曰公何不令燕且緩徐而與胡和事寬得長王燕勝以為然延令匈奴兵擊燕縮疑勝而胡反以上書請族勝勝還報具道所以為者縮寤誅論他人以脫勝家屬使得為匈奴間而陰使范齊之稀所欲令連兵無決漢既斬稀其裨將降言燕王縮使范齊通謀稀所上使使召縮縮稱病於是上曰縮果反矣乃遣樊噲伐燕又曰黥布為淮南王漢誅梁王彭越盛其醢以徧賜諸侯至淮南王王大恐陰令人部聚兵伺旁郡警急竟赫為布中大夫上變言布謀反有端可先未發誅也淮南王疑其上言國陰事漢使又來頗有所孤與將軍恩如骨肉割授江南驗遂族赫家發兵反

不屬本州豈若淮陰指舊之恨揚州舊屬江南之

於青春而孫權全有江南之地故云屬本州也江都圖經曰江西壽春屬魏魏揚州刺史鎮壽春指舊或為指

抑遏劉馥相厚益隆寧放朱浮顯露之奏魏志劉馥字元

新沛國人也太祖方有袁紹之難謂馥可任以東南之事遂為揚州刺史後漢書曰朱浮為幽州牧奏漁陽守彭寵多買兵器無匿張勝貨池改切故之變張勝有故於不迎母寵遂反

匪有陰構賁赫之告固非燕王淮南之賁或為賁

層也而忍絕王命明棄碩交實為倭人所構會也史記齊王曰此弃仇讎而得石交者也

夫似是之言莫不勤聽因形設象易為變觀戰國策曰曾參殺人人人有告也又信須臾又有人示之以禍難激之以耻辱大夫

英雄心能無憤發吳志曰周瑜云受制於昔蘇秦說韓羞以牛後韓王按劍作色而怒雖兵折地割猶不為悔

人之情也戰國策蘇秦為楚合從說韓王曰臣聞鄙諺曰寧為雞尸不為牛從今西面交臂而臣事

蔡何以異於牛從也夫以大王之賢也挾強韓之名臣
 切為大王羞之韓王忿然作色攘臂按劍仰天曰寡人
 雖死其不事秦延叔堅戰國策注曰尸
 雖中主也從牛子也從或為後非也
 仁君年壯氣盛
 緒信所嬖楚辭曰竊悲申包胥之氣既懼患至兼懷忿
 恨不能復遠度孤心近慮事勢遂齊鳳見薄之決計夷翻
 然之成議加劉備相扇揚事結盟運推而行之想暢本
 心不願於此也周易曰推而行之存乎通孤之薄德位高任重事蒙
 國朝將泰之運蕩平天下懷集異類家語注曰異類夷狄也喜得
 全功長享其福而姻親坐離厚接生隙漢書谷永曰常
 恐海內多以相責以為老夫苞藏禍心陰有鄭武取胡
 之詐左氏傳趙孟曰老夫罪戾是懼焉能恤遠又曰楚

乃苞藏禍心以圖之韓子曰昔者鄭武公伐胡先以其
 子妻胡君以娛其意因而問於群臣曰吾所用兵誰可
 伐者大夫閔其思對曰胡可武公怒而戮之曰胡兄弟
 之國也子言伐之何胡君聞之以鄭武公已遂不備鄭
 人襲胡取之也乃使仁君翻然自絕以是忿忿懷慙反側常思
 除棄小事更申前好小事忿恨前好謂婚姻二族俱榮流祚後嗣
 以明雅素中誠之效抱懷數年未得散意昔赤壁之役
 遭離疫氣燒舡自還以避惡地非周瑒水軍所能抑挫
 也江陵之守物盡穀殫無所復據徙民還師又非瑜之
 所能敗也赤壁地名在荆州下吳志曰曹公臨荆州權
 進遇於赤壁大破曹公軍燒其餘舡引退士卒飢疫死
 者大半備瑜等復追至南郡公遂北還留曹仁於江陵
 瑜仁相守歲餘所殺傷甚衆仁委城走
 荆士本非已分我盡與君冀取其

余言荆州之土非我之分今盡非相侵肌膚有所割損

也列子孟孫陽謂禽子曰有侵若肌思計此變無傷於

孤何必自遂於此不復還之言我尚冀君之餘地何必

高帝設爵以延田橫光武指河而誓采蒲君之負

累豈如二子漢書高紀曰初田橫攻彭越項羽已滅橫

赦橫曰橫來大者王卜者侯謝承後漢書曰光武攻洛

陽朱鮪守之上令岑彭說鮪曰赤眉已得長安更始為

胡殷所反害今公誰為守乎鮪曰大司徒公被害鮪占

其謀誠知罪深不敢降耳彭還白上上謂彭復往明曉

之夫建大事不忌小怨今降官爵可保况是以至情願

誅罰乎上拍水曰河水在此吾不食言

聞德音毛詩曰彼美孟姜德音不忘往年在新造舟舡取足自載

以至九江貴欲觀湖濼之形定江濱之民耳魏志曰建安十四年

二月軍至譙作輕舟治水軍自渦入淮出肥水吳志曰

初曹公恐江濱郡縣為權所略微令內移轉相警備自

盧江九江蕪春廣陵十餘萬皆東渡江江西遂虛自

令肥以南唯有皖城裴松之吳志注曰濼初了切非有

深入攻戰之計將恐議者大為已榮左氏傳楚子曰安

目謂策得長無西患重以此故未肯迴情然智者之慮

慮於未形達者所規規於未兆金匱曰明者見於未

以子胥知姑蘇之有麋鹿輔果識智伯之為趙禽漢書

請淮南王曰昔伍子胥諫吳王曰臣今見麋鹿遊姑蘇

之臺也越絕書曰姑蘇臺名夫差所造高見三百里戰

國策曰智伯伐趙趙亡則二君為之次二君乃與孟談之

君曰智伯伐趙趙亡則二君為之次二君乃與孟談之

約夜遣人入晉陽智果見二君說智伯曰二主色動而

變必背君矣不效殺之智伯曰不可智果見言之不聽

山使易姓穆生謝病以免楚難鄒陽北遊不同吳禍

為輔氏

曰穆生不嗜酒楚王戊常設醴後志設焉穆生退曰可
 以逝矣遂謝病去後戊乃與吳王通謀遂應吳王反又
 曰鄒陽仕吳吳王有邪謀陽奏書此四士者豈聖人哉
 諫吳王王不納去之梁從孝王遊徒通變思深以微知著耳
 徒通變思深以微知著耳見微知著以君之明觀孤
 術數量君所據相計土地豈勢少力之不能遠舉割
 江之表晏安而已哉甚未然也若恃水戰臨江塞要欲
 令王師終不得渡亦未必也夫水戰千里情巧萬端越
 為三軍只留不禦漢潛夏陽魏豹不意江河雖廣其長
 難衛也左氏傳曰越子伐吳吳子禦之笠澤夾水而陳
師分以禦之越子以三軍潛涉當吳中軍而鼓之吳師
大亂遂敗之漢書曰韓信為左丞相進擊魏王豹魏王
豹盛兵蒲坂塞臨晉信過益為疑兵陳船欲渡至於臨
晉而伏兵從夏陽以木罌渡軍龍安邑魏王豹驚張兵

無以威脅重敵入重威重也言以然有所恐恐書無益
 何則往者軍逼而自引還今日在遠而與慰納辭遜意
 狹謂其力盡適以增驕不足相動但明効古當自圖之
 耳昔淮南信吞吳之策漢書曰淮南王安謀反日夜與
 漢隗囂納王元之言范曄後漢書曰隗囂字季孟天
其衆自稱西州上將軍遣子恂詣闕囂將王元說囂曰
天水完富天下士馬最強元請一九泥東封函谷此萬
世一時也囂心彭寵受親吏之計彭寵已見朱三夫不
 寤終為世笑梁王不受詭勝實融斥逐張玄二賢既覺
 福亦隨之願君少留意焉漢書曰梁孝王怒袁盎迺與

通信信遂 虜豹而歸

殺表益天子意梁遂賊果梁使之遣使覆案梁事捕公
 孫詭羊勝比日匿王後宮韓安國泣諫王王乃令出之勝
 詭皆自殺梁王使韓安國因長公主謝上怒稍解范曄
 後漢書竇融字周公扶風人也行西河五大郡大將軍
 事遙聞光武即位心欲東向隗囂使辨士張玄遊說西
 河曰今各據土宇與隗蜀合從高可為六國下不失尉
 融召豪傑計議遂決策東向奉書獻馬光武若能內
 融融璽綬為涼川牧封安豐侯後遷大司空
 素子布外擊劉備吳志曰張昭字子布以効赤心用復前好則江
 表之任長以相付高位重爵坦然可觀上令聖朝無東
 顧之勞下令百姓保安全之福君享其榮孤受其利豈
 不快哉若忽至誠以處僥倖婉彼二人不忍加罪婉猶
 也二人劉備張昭也所謂小人之仁大仁之賊大雅之人不肯為
 此也韓子曰行小忠則大忠之賊也班固漢書若憐子
 黃曰大雅卓爾不羣河間屬王近之矣

布願言俱存亦能傾心去恨順君之情更與從事取其
 後善史記曰王溫舒從諸名禍猾但禽劉備亦足為効
 開設一者審處一焉聞荆楊諸將並得降者皆言交州
 為君所執豫章距命不承執事吳志曰孫輔字國儀假
 公和聞事覺權幽繫之數歲卒又曰劉繇字正禮避疫
 亂淮浦詔遣為揚州刺史繇不敢之州遂南保豫章疫
 早並行人兵減損各求進軍其言云云孤聞此言未以
 為悅然道路既遠降者難信幸人之災君子不為左氏
 秦知使乞糶于晉晉人弗與慶鄭曰皆施無親幸災不仁且又百姓國家之有加懷
 區區樂欲崇和庶幾明德來見昭副不勞而定於孤益
 貴是故按兵守次遣書致意古者兵交使在其中左氏

晉乘書我鄭鄭使伯彌行成晉人願仁君及孤虛心回

殺之非禮也兵交使在其間可也

意以應詩人補袞之歎而慎周易牽復之義毛詩曰袞

仲山甫補之周濯鱗清流飛翼天衢良時在茲勗之也

易曰牽復吉與朝歌令吳質書一首典略曰質為朝歌長大

五月十八日丕白季重無恙爾雅曰塗路雖局官守有

限爾雅曰局近也孟子曰吾聞願言之懷良不可任詩

曰願言思子杜預左足下所治僻左書問致簡益用增

榮每念昔日南皮之遊漢書勃海郡誠不可忘既妙思

六經道遙百莊子孔子謂老聃曰丘治詩書禮樂易

春秋六經自以為久矣淮南子曰百家

異說各彈其間設終以六博藝經曰碁正彈法二人對

有所出相當更先控三彈不得各去控一碁先補角高談娛心

世說曰彈碁出魏宮大射以巾角拂碁子也

哀筆順耳馳騁北場旅食南館儀禮曰尊土旅食于門

謂未得正祿所淨甘瓜於清泉沉朱李於寒水白日既

謂庶人在官者

匿繼以朗月同乘竝載以遊後園輿輪徐動參從無聲

清風夜起悲笳微吟樂往哀來愴然傷懷列女傳陶谷

必哀莊子仲尼曰余頽而言斯樂難常足下之徒咸以

樂未畢哀又繼之

為然兮果分別各在一方元瑜長逝化為異物司馬遷

卿書曰則長逝者竟魄私恨無窮鵬鳥賦曰化為異物

又何足患莊子曰假於異物託於同躰郭象曰今死生

聚散變化無每一念至何時可言方今黠賔紀時景風

扇物禮記曰仲夏之月律中蕤賓天氣和暖眾果具繁

時駕而遊北溱河曲從者鳴笳以啓路文學託乘於後

車毛詩曰命彼後車謂之載之節同時異物是人非我勞如何毛詩曰道

之云悉我今遣騎到鄴故使枉道相過行矣自愛老子曰聖

人自不白

與吳質書且首

典略曰初徐幹劉楨應瑒阮瑀陳琳王粲等與質並見於大

魏文帝

二月三日不白歲月易得別來行復四年且行猶也三年不

見東山猶嘆其遠况乃過之思何可支毛詩曰我徂東

我不見于今三年杜預左氏雖書疏往返未足解其勞

傳注曰不支不能相支持也

結昔年疾疫親故多離其災徐陳應劉一時俱逝痛可

言邪昔日遊處行則連輿止則接席何曾頃更相失每

至觴酌流行絲竹並奏酒酣耳熱仰而賦詩楊惲報孫

酒後耳熱當此之時忽然不自知樂也謂百年已分可

長共相保何圖數年之間零落略盡言之傷心頃撰其

遺文都為一集廣雅曰撰定也觀其姓名已為鬼錄追思

昔遊猶在心目而此諸子化為冀壤可復道哉觀古今

文人類不護細行鮮能以名節自立尚書曰不矜細而

偉長獨懷文抱質恬淡寡欲有箕山之志可謂彬彬君

子者矣論語子曰文質彬彬然後君子相子新論雍門

周曰身財高妙懷質抱真老子曰少私寡欲曰

氏春秋曰昔堯朝許由於沛澤之中曰著中論二十餘
請屬天下於夫子許由遂之箕山之下

篇成一家之言辭義典雅足傳千後此子為不朽矣

志曰徐幹字偉長北海人太祖召以為軍謀祭酒轉太
子文學以道德見稱著書二十篇

曰通古今之變德璉常斐然有述作之意

論語曰斐然
成一家之言而不其才學足以著書美志不遂良可痛惜間者歷覽

諸子之文對之技淚既痛逝者行自念也

孔璋章表殊健微為繁瑣思幹有逸氣但未適耳其五

言詩之善者妙絕時人

言其詩之善考
時人不能逮也元瑜書記翩翩

致足樂也仲宣續自善於辭賦

言仲宣最少續彼眾賢
自善於辭賦也續或為

獨惜其體弱不足起其文

典論論文曰文以氣為主氣
之清濁有躰弱謂之躰弱也

至於所善古人無以遠過昔伯牙絕絃於鍾期仲尼覆

醢於子路痛知音之難遇傷明人之莫逮

呂氏春秋曰
子期死而伯

牙乃破琴絕絃禮記曰孔子哭子路於中庭有人弔者
而夫子拜之既哭進使者而問故使者曰醢之矣遂命

醢諸子但為未及古人自一時之雋也今之存者已不

逮矣後生可畏來者難誣然恐吾與足下不及見也

子曰後生可畏焉
知來者之不如今年行已長大所懷萬端時有所慮至

通夜不瞑志意何時復類昔日已成老翁但未白頭耳

光武言年三十餘在兵中十歲所更非一

東觀漢記光
武賜隗囂書
曰吾年已三十餘在兵中十
歲所更非一獸浮語虛辭耳吾德不及之年與之齊矣
以犬羊之質服虎豹之文無衆星之明假日月之光

曰故問質曰羊質而虎皮見草而悅見豺而戰文子曰
百星之明不如一月之光賈子曰主之與臣若日月之
與星動見瞻觀何時易乎恐求不復得為昔日遊也少
壯直當努力古詩曰少壯不努力年一過往何可攀援班
北海若曰年不可攀時不可止消息盈虛終則又始
古人思炳燭夜游良有以也古詩曰晝短苦夜長何頃何以自娛頗復有所述造不
不秉燭遊秉或作炳

東望於邑裁書叙心

楚辭曰長乎丕白

與鍾大理書一首

魏志曰鍾繇字元常魏國初建為大理魏略曰後太祖征漢中太子在孟津聞繇有玉玦欲得之而難公索使臨淄侯轉因人談之繇即送之

大子與繇書

魏文帝

丕白良玉比德君子珪璋見美詩人

禮記孔子曰君子比德於玉毛詩曰

顯顯昂昂如珪如璋晉之垂棘魚之璠璠宋之結綠楚之和璞

見下文左氏傳曰季平子卒陽虎將以璠璠斂戰國策應侯謂秦王曰宋有結綠楚有和璞此二者而為天下

之名也價越萬金重都城尹文子曰魏有山父耕于野器也

子野鄰人盜之以獻魏王魏王召玉工相之玉工賀曰

取賀大王得天下之寶臣所未嘗見王問其價玉工曰

此無價以當之五城之都聊可一觀魏有稱壽晉流聲

王立賜獻者千金長食止大夫之祿

將來孔子家語曰是以垂棘出晉虞虢雙禽左氏傳曰

以屈產之乘與垂棘之璧假道於虞以伐虢虞公許之

宮之奇曰虞不臘矣晉滅虢虢公醜奔京師旋館於虞

遂襲虞和璧入秦相如抗節孝經援神契曰抗竊見玉

書稱美玉白如截肪黑壁純漆赤擬雞冠黃侏蒸葉

王部論曰或問玉符曰赤如雞冠黃如蒸栗白如猪側

黑如純漆玉之符也通俗文曰脂在腰曰肪音方

聞斯語未覩厥狀雖德非君子義無詩人高山景行私

所仰慕毛詩曰高山仰止景行行止然四寶真貌焉已遠秦漢未聞有

良比也求之曠年不遇厥真私願不果飢渴未副許慎

子注曰果成也孔叢子子思謂魯穆公曰君若飢渴待賢近日南陽宗惠叔稱君侯

昔有美玦聞之驚喜笑與抃會談文曰并拊手也當自白書恐

傳言未審未敢作書是以今舍弟子建因荀仲茂荀氏家傳曰荀宏字

仲茂為太時從容喻鄙言乃不忽遺厚見周緝周緝謂

鄴騎既到寶玦初至捧匣跪發五內震駭絲在荆城太

李陵詩曰行行且自割無令五內傷繩窮匣開爛然滿目延篤與李文德書曰吾誦伏犧

氏之易煥方爛兮其滿目猥以蒙鄙之姿得覩希世之寶不煩介

之使不損連城之價既有秦昭章臺之觀而無蘭生詭

奪之誑史記曰趙惠文王得和氏之璧秦昭王聞之使人遺趙王書願以十五城易璧趙王遂使相如

奉璧西入秦秦王坐章臺見相如相如奉璧秦王相如

視秦王無意償趙城乃前曰璧有瑕請指之王授相如

相如持璧倚柱怒髮上衝冠曰觀大王無償趙城色

多臣後取璧大王必欲急臣臣頭與璧俱碎於柱矣嘉

賦益曠敢不欽承謹奉賦一篇以讚揚麗質不百

與揚德祖書一首典畧曰臨淄侯以才捷愛幸秉意投脩數與脩書論諸才

植白數日不見思子為勞想同之也僕少小好為文章

迄至下今二十有五年矣然今世作者可略而言也昔

仲宣獨步於漢南孔璋鷹揚於河朔仲宣在荊州故曰漢南孔璋廣陵人

五九
在冀州表 忽記室 故曰河朔 仲長子昌言曰清如水碧

黎如霜露 輕賤世俗 高立獨步 此士之次也 毛詩曰惟

師尚父時 惟鷹揚 偉長擅名於青土 公幹振藻於海隅 徐偉長

郡禹貢之 青州也 故云青土 公幹東平寧陽人也 寧陽

處齊故云 海隅呂氏春秋曰東方為海隅 青州齊也 德璉南頓人也 近

德璉發跡於北魏 足下高視於上京 許都故曰北魏 修

大尉之子 尚此之時 人人自謂握靈蛇之珠 家家自謂

抱荆山之玉 淮南子曰 隋侯之珠 高誘曰 隨侯見大蛇

以報之 因曰 隋侯之珠 韓子曰 楚人和氏得玉璞於

楚山之中 奉而獻之 文王使玉人治其璞 而得寶 吾

王於是設天網 以該之 頓八絃 以掩之 今悉集茲國矣

吾王謂操也 崔寔本論曰 舉彌天之網 以羅海內之雄

淮南子曰 九州之外 是有八澤 八澤之外 乃有八絃

然此數子 猶復不能飛軒絕跡 一舉千里 韓詩外傳蓋

舉千里所持 以孔璋之才 不閑於辭賦 而多自謂能與

司馬長卿同風 壁畫虎不成 反為狗也 東觀漢記曰 馬

勞村季良 而不成 陷為天下 軒 前有書嘲之 反作論 成道

僕讚其文 夫鍾期不失聽 于今稱之 列子曰 伯牙善鼓

吾亦不能忘嘆者 畏後世之嗤余也 世人之著述 不能

無病 僕常好人譏 彈其文 有不善者 應時改定 荀子曰

我善者 是吾賊也 道 昔丁敬禮 常作小文 使僕潤飾之

我惡者 是吾師也 論語曰 行人子羽脩飾 僕自以才不過 古臥

為也 若人謂敬禮也 論語子謂子賤君 敬禮謂僕卿何

所疑 難文之佳 惡吾自得之後 世誰相知 定吾文者邪

吾常歎此達言以為美談公羊傳曰魯人以為美談昔尼父之文

辭與人通流至於制春秋游百多徒乃不能措一辭禮

言不病者吾未之見也蓋有商威之容乃可以論其淑

媛手戀切為劉季緒張本戰國策曰晉平公得南威三

爾雅曰美有龍泉之利乃可以議其斷丁段割戰國策

韓王曰韓之劍戰龍淵太劉季緒才不能逮於作者執

阿陸斷牛馬水擊鴻鴈而好詆丁禮訶呼歌文章擗

文章志曰劉表子官至樂而好詆切訶呼歌文章擗

居綺切利病訖文曰詞大言也昔田巴毀五帝罪

三王皆紫五霸於稷下一日而罷竿人魯連說使終身

杜口魯連子曰齊之辯者曰田巴辯於祖丘而議於稷

魯連謂劫曰臣願當田子使不敢復說七畧曰齊有稷

城門也齊談說之士期會於稷一下者甚衆漢書魯公謂

忠臣之口杜劉生之辯未若田氏今之仲連求之不難

可無息乎毛長詩傳人各有好尚蘭昌待蓀蕙之芳

衆人所好而海畔有逐臭之夫喻人評文章愛好不同

臭者其親戚兄弟妻妾知識能與居者自咸池六莖

之發衆人所共樂而墨翟有非之之論豈可同哉樂動

通相與夫街談巷說必有可乘擊轆之歌有應風雅漢

曰小說家者街談巷語道聽塗說之所造也崔駰曰竊

作頌一篇以當野人擊轆之歌班固集曰擊轆相并亦

足樂也 匹夫之思未易輕棄也此一通同辭賦小道固

未足以揄揚大義彰示來世也昔揚子雲先朝執戟之

臣耳猶稱壯夫不為也漢書曰揚雄奏羽獵賦為郎然

難曰官不過侍郎位不過執戟揚郎皆執戟而侍也東方朔答客

猶庶幾勳力上國流惠下民子國語曰勳力一心四

流建求世之業留金石之功尚書王曰與國成休永世

志未果吾道不行則將采庶官之實錄辨時俗之得失

班固漢書司馬遷贊曰有良史之才其文直其事核定

不虛美不隱惡故謂之實錄應劭曰言其實錄事也

仁義之衷成一家之言司馬遷書曰通古今雖未能藏

之於名山將以傳之於同好司馬遷書曰僕誠以著此

古傳雅君子與我切非要切之皓首豈今日之論乎其

言之不慙特惠子之知我也張平子書曰其言之明早

相迎書不盡懷植白

與吳季重書首典畧曰質出為朝歌

曹子建

植白季重足下前日雖因常調得為密坐曹大家歌器

之密雖燕飲彌日其於別遠會稀猶不盡其勞積也詩

曰彌若夫觴酌凌波於前簫笳發音於後足下鷹揚其

體鳳歎虎視也鷹揚已見上文足下謂季重也鳳以喻文

足侔也左顧右盼謂若無人豈非吾子壯志哉史記曰

高漸離歌於市已過屠門而大嚼意躍雖不得肉貴且

快意而相泣旁若無人而笑知肉味美對屠門而大嚼切當斯之時願

舉大山以為肉傾東海以為酒伐雲夢之竹以為笛斬

泗濱之梓以為箏此書曰雲土斐作又孔安國曰雲斐食

若填巨壑飲若灌漏卮莊子淳芒謂苑風曰夫大壑之

竭淮南子曰令夫露水足以其樂固難量豈非大丈夫

之樂哉欲首不我與曜靈急節楚辭曰角宿未旦曜靈

面有逸景之速別有參商之闊左氏傳子產曰昔高辛

氏有二子伯曰閼伯季

曰實沈不相能后帝不臧遷閼伯于商丘主辰商人是

因故辰為商星遷實沈於大夏主參參人是因其季葉

曰唐叔故思欲抑六龍之首頓羲和之轡楚辭曰貫鳥

參為晉星維六龍於扶桑又曰折若木之華閉濛汜之谷楚辭曰

吾令羲和弭節兮以拂日兮聊逍遙以相伴王逸曰若木在崑崙言折取

若木以拂擊蔽日使之還却也楚辭曰出自陽谷次於

濛天路高邈良久無緣仲長子昌言曰蕩蕩乎若懷戀

反側如何如何得所來訊文采委曲擘若春榮瀏若清

風答實戲曰擗藻如春華毛詩曰吉甫作申詠反覆曠

若復面其諸賢所著文章想還所治復申詠之也謂朝

歌可令憲計記事小吏諷而誦之周禮曰諷誦言詠

節之夫文章之難非獨今也古之君子猶亦病諸論語

曰誦

堯舜其猶病諸言驥及和氏以希為貴今若家有千里人懷盈尺即驥家有千里驥而不珍為人懷盈尺和氏無嘗矣

及和氏寧得珍貴乎呂氏春秋曰所為貴驥者為其一曰千里也洎南子曰聖人不貴尺璧而重寸陰韓子曰楚人和氏得玉璞於楚山之中遂名曰和氏之璧夫

君子不知音樂古之達論謂之通而蔽墨翟不好伎何

為過朝歌而迴車乎足下好伎值墨翟迴車之縣想定

下助我張目也又聞足下在彼自有佳政夫求而不得

者有之矣未有不求而得者也法言曰文字者所以有求矣未有不求而得者也且改轍易行非良樂之御呂氏春秋曰古而得之者也

趙之王良秦之伯樂尤盡其妙也左氏傳曰晉趙鞅納衛太子于戚將戰郵无恤御杜預曰郵无恤王良也

易民而治非楚鄭之政戰國策曰趙告謂趙王曰臣聞之聖人不易民而教智者不變

俗而勤史記曰循治吏楚有孫叔敖鄭有子產而二國俱治是不易之民也願足下勉之而已

矣適對嘉賓喜授不悉往來數相聞曹植白植集此書為君子而不知其樂古之達論謂之通而蔽墨翟自不好伎何謂過朝歌而迴車乎足下好伎而正值墨氏迴車之縣想足下助我張目也今木以墨翟之好伎置和氏无貴矣之下蓋昭明移之焉季重之書相應耳

質自信到奉所惠賦發函伸紙是何文采之巨麗而慰

喻之綢繆乎夫登東嶽者然後知眾山之暱迤也奉至

尊者然後知百里之卑微也法言曰觀書者譬如觀山也况介丘乎下句自旋之初伏念五六日至于旬時尚

蓋季重自况也

曰要囚服念五

六日至于旬時

精散思越惘若有失非敢羨寵光之休

也况介丘乎下句

答東阿王書一首 吳季重

莫猗頓之富

毛詩曰既見君子為龍為光毛萇曰龍寵也孔叢子子產問子順曰臣置於財聞猗頓善殖化其欲學之然先生同國也當知其術願以告我

答曰然我知之猗頓魯之窮士也耕則常飢桑則常寒聞朱公富往之問術焉朱公告之曰子欲速富當畜五

孳於是乃適河大畜牛羊于猗氏之南十年之間其滋息不可計貲擬王公馳名天下猗頓誠以身賤大馬德輕鴻毛

戰國策魯連說張相國曰至乃歷玄闕排金門升玉堂鴻毛之輕也而不能自幸

三輔舊事曰未央宮北有玄武闕伏虛檻於前殿臨曲解朝曰歷金門上玉堂有日矣

池而行觴楚辭曰坐堂既威儀虧替言辭漏洩思列錐

恃平原養士之懿愧無毛遂耀穎之才史記曰秦之圍邯戰使平原君

求救合從於楚約與食客門下有勇士文武備具者二十人借得十九人餘无可取者毛遂自讚於平原君平

原君曰夫賢士之處俗譬若錐之處囊中其末立見今在左右未有所稱誦是先生无所有也毛遂曰臣今日

請與囊中耳使早得處囊中深蒙薛公折節之禮而

無馮諼爰三空密之効漢書曰淮南王折節下士戰國

自存使人屬子孟嘗君願寄食門下孟嘗君曰諾子孟嘗問門下諸客誰習日余首計能為文收債於薛者乎馮諼曰能

於是約車促裝單衣載契而辭問曰收債畢何市而反孟嘗君曰視吾家所寡有者驅而之薛橋命以債賜諸

人因燒其券人稱萬歲長驅到齊孟嘗君見之曰何市而反曰竊計君家所無不有所乏者義不為君市義孟

嘗不悅後有毀子孟嘗君於濬王孟嘗君就國于薛未至百里老幼迎於道中孟嘗君顧馮諼曰先生為友市義

乃今見矣馮諼曰狡兔有三窟免其死耳今君有一未得高枕而卧也請為君復鑿二窟孟嘗君乃與車五十

乘金五百斤西遊於梁梁惠王聘孟嘗君齊王聞之君臣恐懼使太傅謝子孟嘗君曰願君顧先王之宗廟姑反

國統民馮諼謂子孟嘗君請先王之宗器立宗廟於薛廟成還謂孟嘗君曰三窟已就請君高枕為樂矣屢

獲信陵虛左之德又無侯生可述之美史記曰魏公子置酒大會賓客

公子從車騎虛左自迎夷門侯生攝衣冠直載公

子上坐不讓欲以觀公子公子執轡愈恭侯生謂公子

曰今日之嬴之為公子亦足矣市人皆以凡此數者乃質

贏為小人而以公子為長者能下士也

之所以憤積於胃臆懷眷而惰邑者也若追前則宴謂之

未究傾海為酒并山為肴伐竹雲夢斬梓泗濱然後極

雅意盡歡情信公子之壯觀非鄙人之所庶幾也

天下之壯觀周易曰顏若質之志實在所天

氏之子其殆庶幾乎

也 思投印釋轍朝夕侍坐鑽仲父之遺訓覽老氏之

要言 仲父仲丘也 對清醑而不酌抑嘉肴而不享

載清醑又曰 使西施出帷嫫母侍側 越絕書曰越王乃

嘉肴胛臠 夫種 嫫母醜女也 斯盛德之

所蹈明哲之所保也 周易曰日新之謂盛德毛

者之觀實湯鄙心秦箏發徽八迭奏 楚辭曰挾秦箏

八齊容 填箏激於華屋靈鼓動於座右 舞賦曰耀華呈

起鄭舞 靈鼓也 耳嘈嘈於無聞情踴躍於鞍馬謂可比懾肅慎

使貢其楛矢南震百越使獻其白雉 陳惠公賔之有雉

集庭而死楛矢貫之惠公使使如孔子之館問之孔子

曰昔武王克商於是肅慎氏貢楛矢石砮其長尺有咫

故銘其楛曰肅慎氏貢矢以分太姬配虞胡公而封諸

陳王肅曰肅慎北夷國名也楛木名也砮箭鏃也太公

金匱曰武王伐殷四夷聞各以 又况權備夫何足視乎

還治諷采所著觀省英瑋實賦頌之宗作者之師也 漢

曰司馬相如為 衆賢所述亦各有志昔趙武過 鄭

七子賦詩春秋載列以為美談左氏傳曰趙武與諸侯大夫會過鄭鄭伯身賦

孟於垂隴七子從趙孟曰七子從君以寵武也請皆賦詩以卒君賜武亦以觀七子之志子展賦草中伯有賦

賜之奔奔子西賦黍苗之四章子產賦隰桑子質小人

也無以承命又所答賦辭醜義陋申之再三披然洋下

尚書曰至于再至于三小雅曰面懃曰棘此邦之人閑習辭賦三事大夫莫

不諷誦何但小吏之有乎毛詩曰三事大夫莫肯夙夜重惠苦言訓

以政事史記衛鞅曰苦言藥也甘言疾也惻隱之恩形乎文墨謝承後漢書曰

甄豐惻隱之墨子迴車而質四年雖無德與民式歌且

舞淮南子曰曾子至孝不過勝母里墨子非樂不入朝迴車毛詩曰雖死德與女儒墨不同固以久矣然一旅

式歌且舞式作式者非

之衆不足以揚名左氏傳伍員曰少康有衆一旅杜預曰一旅伍百人也一步武武之

間不足以騁跡司馬法曰六尺曰步禮記曰武助也若不改轍

易御將何以効其力哉今處此而求大功猶絆良驥之

足而責以千里之任檻後猴之勢而望其巧捷之能者

淮南子曰兩絆驥而求其致千里置後檻不勝見恤也中則與解同非不巧捷也無所肆其能也謹附遣白荅不敢繁辭吳質白

與滿公琰書一首賈弼之山公表注曰滿寵子炳字公琰為別部司馬

應休璉公琰前日曾過休璉至明日欲遣書謝值公琰又使人來召璉璉別事不

得往故為報

璉白即者不遺獲見照臨雖昔侯生納顧於夷門毛公

受眷於逆旅無以過也夷門侯嬴也已見吳季重答東

藏於博徒薛公藏於賣漿家魏公子欲見之兩人自匿不肯見公子聞所在乃間步往從此兩人遊其鄰左氏傳荀息曰今鑄為

外嘉郎君謙下之德內幸頑才見誠

知已歡欣踴躍情有無量是以奔騁御僕官命周求陽

畫喻於戶何楊倩說於范武說苑曰宓子賤將適單父陽書謂子賤曰吾少賤無

以送子今贈子以釣道夫投綸錯餌迎而吸之者揚鱗

也其為魚味薄而不美若七若存若食若不食者勉其為

魚博而厚味子賤至單父冠蓋逆之者交接於道子賤曰陽

畫所謂揚鱗者也乃請耆老尊賢與之共化列子曰啓

何楚人也以獨蠶為綸世金為鉤荆棘為竿剖犴為餌

而引盈車之魚韓子曰宋人有酤酒者升概甚平遇客

甚謹為酒甚美懸幟甚高然而不售酒醪怪其故問其

所知問長者揚倩曰汝狗猛曰狗猛則酒美何故而不

售曰人畏焉或令孺子懷錢携壺甕而往酤狗迎而齧

之此酒所以酸不售也夫國亦然有道之士懷其術而

欲以輔萬乘之主大臣為猛狗迎而齧之人主之故使

鮮魚出於潛淵芳旨發自幽巷繁組綺錯羽爵飛騰蓬

曰瑤漿蜜勺寶羽絳芳漢書音義曰羽觴作生爵形儀禮曰請膝爵鄭玄曰今文膝多作騰

徽義渠哀激劉子伯牙善鼓琴左氏傳曰師曠侍於晉侯杜預曰師曠晉樂太師也詩慎淮南子注曰鼓琴循絃謂之徽戰國策曰義渠未聞

當此之時仲

孺不辭同產之服孟公不顧尚書之期漢書曰滌夫字仲孺田蚡蚡從容曰吾欲與仲孺過魏其侯會仲孺有服夫曰將軍乃肯幸臨魏其侯夫安敢以服為辭又曰陳遵字孟公嗜酒好賓客每取客車轄投井中雖有急終不

突入見遵母叩頭曰當對尚書徒恨宴樂始酣白曰有期會狀毋延令刺史從後門出去

驪駒王式曰聞之於師客歌驪駒主人歌客毋庸歸今
諸君為主人曰尚早未可也
歌之文穎曰其辭曰驪駒在門追惟耿介迄于明發
僕夫具存驪駒在路僕夫整駕
曰獨耿介而不隨適欲遣書會承來命知諸君子復有
毛詩曰明發不寐
漳渠之會夫漳渠西有伯陽之館北有曠野之望伯陽即老
子也詩曰高樹翳朝雲禽蔽綠水沙場夷敞清風肅
率彼曠野
穆是京臺之樂也得無流而不反乎淮南子曰令尹子
子殿具於京臺莊王不往曰吾聞京臺者南望獵山北
臨方皇左江右淮其樂忘歸若吾薄德之人不可以當
此樂也恐流而不能自反高誘
曰京臺高臺也方皇火澤也
適有事務須自經營
公羊傳注不獲侍坐良增邑邑邑邑不因白不悉璩白
曰適遇也

與侍郎曹長忠書一首

應休璉

璩自是下去後甚相思想叔田有無人之歌闈闈有匪

存之思風人之作豈虛也哉毛詩曰叔于田巷無居人

又曰雖則如雲匪我王肅以宿德顯授何曾以後進見拔

魏志曰王肅字子雍黃初中為散騎黃門侍郎臧榮緒

晉書曰何曾字季武陳國人也曾弱冠累遷散騎侍郎

給事黃門郎東觀漢記梁南上書曰復後皆雁為揚虎視

有萬里之望薄援助者不能追糾於高妙復歛翼於故

枝相子新論曰昔顏淵有高塊然獨處有離群之志南

為宰相千載揆之知其有由也漢書汲黯字長孺拜淮

印綬臣願為中郎出入禁闈臣之願也又曰向武字君

公為御史司空多所舉奏號為煩碎不稱賢公臥義未

詳德非陳平明無結駟之跡漢書曰陳平家貧好讀書張負隨平至其家家負郭

窮巷以帝為門然學非揚雄堂無好事之客漢書曰揚雄家素貧

者酒人稀至其門時有好事者載酒看從遊李才劣仲舒無下帷之思家貧

孟公無置酒之樂漢書曰董仲舒廣川人少治春秋孝景時為博士下帷誦誦又曰陳遵字

孟公嗜酒每大飲賓客滿堂遵遇寡婦左阿君置酒歌謳遵起舞舞跳梁樂之悲風起於閨闥

紅鹿蔽於札榻幸有袁生時步玉趾樵蘇不爨清談而

已左氏傳楚宰馮啓疆謂魯侯曰今君若步玉趾辱見寡君也漢書廣武君李左車說成安君曰樵蘇後爨

師不宿飽管灼曰樵有似周黨之過平聲閔子東觀漢記

取薪也蘇取草也真字仲叔與周黨相遇夫皮朽者毛落川涸者魚逝蔡

正論曰皮朽則毛落水春生者繁華秋榮者零悴周書

涸則魚逝其勢然也

大公曰春道生萬物榮秋道成萬物零自然之數豈有恨哉聊為大弟陳

其善懷耳想還在近故不益言璩白

與廣川長岑文瑜書首黃川縣時旱祈雨不得作書以戲之

應休璩

璩白頃者公旱日更增甚沙磧銷鑠草木焦卷呂氏春秋曰曠

時大旱七年煎沙爛石山海經曰十日所落草木焦卷颯涼臺而有鬱蒸之刺之

煩浴寒水而有灼爛之慘宇宙雖廣無陰以憩承漢之

詩何以過此毛詩雲漢曰赫赫炎炎云我無土龍矯首

於玄寺泥人鶴立於闕里淮南子曰聖人用物若用朱

芻狗待之而求福土龍待之而得食高誘曰土龍致雨

兩而成穀故待土龍之神而得穀食玄寺道場也風

俗通曰尚書御史所止皆曰寺故後代道場及祠宇皆
取其稱焉淮南子曰西施毛嬙猶俱醜也高誘曰俱醜
請兩土人也司馬彪續漢書梅修之歷荀靜無徵効明
福上書曰仲尼之廟不出闕里

勸教之術非致雨之備也知恤下人躬自暴露拜起靈

壇勤亦至矣司馬彪續漢書曰郡國旱各掃除雨昔夏禹

之解陽盱殷湯之禱桑林淮南子曰禹為水以身禱於

桑林之際高誘曰為治水解禱以身為質解讀解除之

解陽盱河蓋在秦地桑山之林能與雲致雨故禱之時

紆言未發而水旋流辭未卒而澤沛說苑曰湯之時

辭未已而天下大雨也今者雲重積而復散雨垂注而

復收得無貶員聖殊呂氏春秋曰昔殷湯剋夏而大旱五年湯乃身禱

肌乎於桑林於是翦其髮磨其手自以為犧用祈福於

上帝民乃甚悅雨周征殷而年豐衛伐邢而致雨左氏

乃大至刑於音麗方無道諸侯無伯大其或者欲使衛討邢乎從之師興

而善否之應甚於影響果可以為不然也尚書曰惠迪

響影想雅思所未及謹書起論語子曰起應璩曰

與從弟君苗君曹書一首此書言欲歸田

應休璉

璩報問者北遊喜歡無量登其濟河曠若發矇說文曰

大阜也禮記曰昭然若發蒙矣如淳漢書注風伯掃塗

兩師灑道韓子師曠曰黃帝合鬼神於太山之上風伯

按響清路周望山野亦既至止酌彼春酒詩曰亦既見

止又曰至止

蕭蕭又曰接武茅茨涼過大夏禮記曰堂上接武鄭玄

為此春酒草蓋曰大夏淮南子曰大夏增加擬於崑崙扶寸者脩味踰

尚書大傳曰扶寸而合不崇朝而雨天下鄭玄曰

方丈四指為扶扶音膚墨子曰美食方丈目不能徧視

口不能徧味毛詩曰苑結春芳以崇佩折若華以醫羽曰楚辭曰細秋

彼柳斯日春蘭芳秋菊毛萇詩傳曰崇充弋下高雲之鳥餌出

也若華已見曹植與吳季重書深淵之魚蒲且切子餘讚美便嬛切一緣稱妙何其樂哉列

於青雲之上用心專也淮南子曰雖有鉤鉞芳餌加以

魯何便嬛之妙猶不能與因魯爭得也高誘曰便嬛白

翁時人也土發曰蝸蟻魯何之倫然便嬛即蝸蟻也

雖仲尼忘味於虞韶楚人流遯於京臺無以過也論語

在齊聞韶三月不知肉味曰不圖為樂之班嗣之書信

不虛矣漢書曰相生欲借其書班嗣報曰漁釣一壑則

來還京都塊然獨處營宅瀆洛困於賢壘晏子春秋曰

子之宅近市秋思樂汶上發於寤寐論語曰季氏使閔

騫曰善為我辭焉如有復昔伊尹輟耕邳擘投竿思致

君於有虞齊燕入於塗炭孟子曰伊尹耕於有莘之野

聘之器器然湯三使往聘之既而幡然改之曰與我處

賦畝之中是以樂堯舜之道吾豈若使是君為堯舜之

君哉吾豈若使是民為堯舜之民哉吾豈若於吾身親

見之哉東觀漢記曰邳擘字君章汝南人也鄭汝都隱

於弋陽山中擘即去從次都止漁釣甚娛留數十日擘

嚼然歎曰天生俊士以為民也鳥獸不可與同羣子從

我為伊尹乎將為許巢而去堯舜也次都曰吾年耄矣

安得從子子勉正性命勿勞神以害生告別而去軍客

於江夏郡舉孝廉為郎尚書曰民墜塗炭而吾方欲秉耒耜於山陽沈鉤緡

於丹水知其不如古人遠矣漢書河內郡有山陽縣又

水所出然山父不貪天地之樂曾參不慕墨楚之富亦

其志也山父即巢父也譙周古考史曰許由夏常居巢

故一號巢父琴操曰許由夏則巢居冬則穴處

飢則仍山而食渴則仍河而飲堯大其志禪為天子由

曰放髮優游所以安已不懼非以貪天下也孟子曾子

曰晉楚之富不可及也彼以其富我以其仁彼以其爵我以其義吾何慚乎哉

無已欲州郡崇禮官師授邑誠美意也歷觀前後來入

軍府至有皓首猶未遇也漢書賈誼上疏曰古者內有

然後有官小史延及庶人徒有飢寒駿奔之勞尚書曰侯伯子男

壽幾何左氏傳子駟曰周詩有之曰侯河之清又且官

無金張之援遊無子之喪之資漢書金曰碑贊曰夷狄十

其盛矣又張湯贊曰張氏子孫相繼自宣元已來為侍

中中常侍者九十餘人功臣之後唯有金氏張氏漢書

曰霍光字子孟驃驃將軍去病之弟也而圖富貴之榮望殊異之寵是隴

西之遊越人之射耳杜南子曰夫乘舟而惑者不知東

之斗極有自見也則一失物之情無以自見則動而惑

譬若隴西之游愈躁入思沈又曰越人學遠射祭天而發

適在五步之內不易其儀時已車賴先君之鑿免負擔

之勤左氏傳陳公子完曰追蹤丈人畜雞種黍論語曰

而後遇丈人以杖荷篠子路問曰子植其杖而耘止子路宿

四體不勤五穀不分孰為夫子植其杖而耘止子路宿

曰修農圃之疇畜雞種黍潛精墳籍立身揚名斯為

可矣孝經曰立身行無或遊言以增邑邑禮記曰大人

文曰游浮也郊牧之田宜以為意爾雅曰邑外曰廣開
不可用之言左氏傳曰隱公使營莧土宇吾將老焉喪吾將老焉莧音塗劉杜二生想數
往來朱明之期已復至矣爾雅曰夏相見在近故不復
為書慎夏自愛璩白

文選卷第四十二

文選卷第四十三

梁昭明太子選

唐文林郎太子右內率府錄事參軍事崇賢館直學士李善注
奉政大夫同知池州路總管府事張伯顏助率重刊
書下

嵇叔夜與山巨源絕交書

孫子荆為石仲容與孫皓書

趙景真與嵇茂齊書

丘希範與陳伯之書

劉孝標重答劉秣陵沼書